

吴蕴初

精英人生

王大亮/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中国



色资本家丛书

味精大王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吴蕴初

王大亮 / 著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味精大王吴蕴初/王大亮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5. 11

(中国红色资本家丛书)

ISBN 7-5065-2711-1

I. 味… II. 王… III. 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IV. I25

书 名: 味精大王吴蕴初

著 者: 王大亮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10 千字 插页 4

版 次: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书 号: ISBN 7-5065-2711-1/I·331

定 价: 13.00 元



吴蕴初先生像

送女儿参军时合影（1950年）



陪女儿在上海广播电台作
参军动员(1951年)





陪同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参观重庆天原化工厂(1941年)



港英当局强行拆除
九龙居民住房，吴蕴初、
吴戴仪夫妇组织“救济会”
收容无家可归的同胞。
图中在救济会询问(1937年)

忠誠愛國艱辛創業是我國二十年代以自己的
科技創造建立民族工業的佼佼者重視教育
在全國範圍內設立清寒獎學金為我國培養
出一批優秀科技人才其功績應予崇揚

紀念

吳蘊初先生

錢偉長



一九八八年仲秋

序

●吴志莲

这些年来，介绍父亲的文章比较多，1991年还拍摄播出了电视连续剧《天字号风云录》。电视剧和文章的作者多不认识我父亲，只是看了一些档案资料，觉得他是一位难得的化学家和实业家，曾对国家、社会做过不少有益的事。他的“中国人总是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爱国精神，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他的“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大同思想，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值得继承发扬。因此他们乐于把父亲的生平介绍给大家。本书作者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忠实于历史资料，较好地勾画出了父亲一生的基本轮廓。本书的出版，能为当前改革开放大业提供一些历史经验。

父亲1891年出生在一个清寒的书香之家，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当时日货大量充斥中国市场。他抓住时机，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试制成功味精，并筹资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味精厂，生产出佛手牌优质天厨味精，打败了日货“味

之素”，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抵制日货运动。

父亲是个永不满足现状，永不停步的人，总想做别人没做过的事。他看到中国急需发展基础工业，便立志为发展中国的基础化工献身。他说：“吾国地大物博，不贫于天然产品，而贫于工业产品。夫工业品中，经化学工业之应用而冶制精炼者十居八九。故化学工业之盛衰，实为国家经济与工业发展命脉之所系，是振兴工业之根本。固吾辈自当勉竭绵薄，殚精竭虑，共创其成。”他迎难而上，创建了天原电化厂（现名天原化工厂）、天利氮气厂，生产盐酸、硝酸，开拓了中国的氯碱工业，为中国的化工事业奠定了基础。

父亲深知个人的作用毕竟有限，中国要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为了培养更多的化工人才，他设立奖学金，资助清寒的优秀学生上大学，还建立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开展科研工作，并创办化工刊物，传播化工知识，交流化工技术。他自己没有一间私人房产，却赠送上海化学学会一栋花园洋房以开展工作。他为中国化工事业的发展可谓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他是中国个人出资在全国范围设立奖学金的第一人，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

父亲不懂政治，更不愿涉足政治，他只想用他的技术为国家服务。但他强烈的爱国心，他很高的社会地位，使他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些政治色彩。抗战前夕，他响应政府“航空救国”的号召，捐献“天厨号”飞机两架，在当时成了风云一时的人物，自然也得到国民政府的赞赏。1945年，国共和谈，毛泽东到重庆欲与工商界人士见面。当时国统区著名工商界人士中不乏进步人士，而父亲却大胆地和王若飞联名邀请工商界人士到毛泽东住处座谈，成了国统区著名实业家中第一个公开和共产党携手的人。

父亲历来主张世界大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45年抗战

胜利后，他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即将他的全部股票集中起来成立“蕴初资产保管委员会”，由社会名流参与组成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所有收益一半用于扩大企业，一半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于是“蕴初公益基金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同类性质的私人基金会。至此，他的“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主张得以彻底实现，了却了他的心愿。

父亲操劳一生，只活了62岁便离开了我们。他想干的事情很多很多，只能带着对祖国、对事业的深深眷恋和无尽的遗憾离去。个人是渺小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他的崛起和殒落都有强烈的时代色彩。

回忆父亲，给我以鞭策。他没有留给我们物质财富，却给我们后代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永远激励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高尚的、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1995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吴志莲(1)

第 1 章 塾师的后裔 (1)

决定命运的选择
初尝生活的艰辛
闯荡化工界

第 2 章 天上庖厨 (15)

味之精灵
在国外申请专利
商者,诡道也

第 3 章 太极分两仪 (51)

中国第一座氯碱厂
鸿盛福盐酸案

第 4 章 走向辉煌 (76)

在竞争中求发展
从大处落墨
交情与生意

第 5 章 万里西迁 (98)

烽火八月
溯江而上
曲线入川

第 6 章 猫儿石风景(上) (124)

迈步从头越
第一次股权转让
第二次股权转让

第 7 章 猫儿石风景(下) (147)

儿子加盟天字号
天城胎死腹中
触角伸向四方

第 8 章 飘摇的孤岛 (172)

天厨沪厂暂时消失
日寇霸占天原

第 9 章 重建家园 (187)

吴蕴初在上海
吴戴仪在香港

第 10 章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200)

创办化学研究所
资助穷人子弟读大学
设立“蕴初公益基金”

第 11 章 十字路口 (222)

在官僚中周旋
毛泽东千里送“鹅毛”
避走美国

第 12 章 在别一个时代里 (243)

踏上归途
追赶时代步伐
送女儿参军
最后的岁月

年 表 (268)

参考书目 (271)

后 记 (272)

第1章 塾师的后裔

决定命运的选择

1904年春节刚过不久，四方仍时有亲戚前来拜年，全家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当中。一天晚饭后，13岁的吴蕴初见爷爷刚摸起水烟袋，便主动跑过去为爷爷卷起纸吹来。侍候爷爷过好烟瘾后，吴蕴初终于壮起胆子，说出了那句在他心里已憋了许久的话：

“爷爷，我想去上海广方言馆读英文。”

冷不丁地听了吴蕴初突然间冒出来的这句没头没脑的话，爷爷吃了一惊，随即便皱起了眉头。他将水烟袋搁在八仙桌上，借着摇曳昏黄的油灯，盯着低头等待答复的吴蕴初看了片刻，严厉地说：

“不好好读正经的圣贤书，读什么洋文？念洋文，读洋书，将来还不是替外国人倒夜壶？”

吴蕴初抬起头来争辩说：“怎么是替外国人倒夜壶？学会了英文，我要做通译。”

“做通译就不倒夜壶了？没出息。再等几天吧，等过了元宵节，爷爷另给你找一家私塾。你不要再淘气，要用功，将来要考中秀才。”

吴家可谓是书香世家。吴蕴初的爷爷吴鼎侯、父亲吴萧舫都是教书先生，父亲吴萧舫还曾于1899年在上海圣约翰书院当过中文教师。吴蕴初1891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出生后，因是长孙，很得爷爷的喜爱，刚刚咿呀学语时，爷爷便试图教他识字。三岁时，吴蕴初已识得几百字，会背几十首古诗，显露出非凡的聪慧。10岁时，吴蕴初便考取了童生（仅次于秀才的学位）。然而聪明的孩子总是很淘气，因家境贫寒（此时爷爷已赋闲在家，一家九口的生计全赖做教书先生的父亲操持），在私塾里，吴蕴初常常遭到私塾先生的无端喝斥。去年冬天，再一次遭到私塾先生的无端喝斥后，吴蕴初悄悄地爬上了先生家的房顶，扒开屋草，居高临下地向先生家里撒了一泡尿，结果被先生赶出了私塾。

爷爷之所以要让他再读私塾，是想让他饱读诗书，将来子承父业、继承祖业，做个教书先生。做教书先生，虽收入菲薄，却也能受人尊敬。

然而爷爷怎么也想不到，他的算盘注定要被历史的巨轮碾碎。

当历史跨入20世纪以后，离上海咫尺之遥的嘉定，也如上海一样，经鸦片战争后立志变革图强的洋务派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努力和愈来愈强劲的欧风美雨的吹拂，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此时，一些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变化的嘉定年轻人，纷纷去上

海、南京等地，进入洋人办的洋学堂或洋务派办的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有的甚至漂洋过海去国外留学。这些人学成之后，大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对年幼而聪明的吴蕴初，无疑具有“挡不住的诱惑”。因此，被私塾先生赶出来的那一天，他就打定了去上海广方言馆学英文的主意。

尽管爷爷反对，吴蕴初还是于1904年春，毅然离开家乡嘉定，只身一人来到上海，考进了广方言馆。

广方言馆创建于1863年，属官办学校，以学习外语为主，兼习其它西学。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最大的通商口岸，西方各国的传教士、投机商、技师、工匠等各色人员纷纷涌入上海，使上海的中外交涉日渐增多，而外国各国均有懂中文的翻译官，中国却没有可以信赖的懂外语的人才，遇事往往吃哑巴亏。这使江苏巡抚李鸿章深感苦恼，遂下决心要办外语学校，培养自己的外语翻译人才。同时，李鸿章还觉得上海居住的洋人种类较多，各国洋书也较丰富，在上海开办外语学校，培养各种外语人才，就可以广采各国文化精华，收到在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效果。于是，1862年3月11日，李鸿章委托其幕僚冯桂芬代拟了《奏请设立上海学馆》的折子，奏请“仿照同文馆之例”，在上海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馆，上奏大清同治皇帝。折子呈上去仅17天，皇帝就恩准了。广方言馆遂破土动工。

广方言馆最初设在上海城内旧学宫之后，敬业书院之西。1869年11月，江海关道涂宗瀛以江南制造局已设译书馆，与广方言馆职能相同为由，建议将广方言馆移入江南制造局。此建议获采纳，1870年2月，广方言馆迁入虹口的江南制造局院内。

广方言馆始称“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正式招生时定名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简称“上海同文馆”。四年后的

1867年，乃改名为“上海广方言馆”。方言者，指的是外国语言。

广方言馆创设时，额定招生40名，后有所增加，最多时每届招生80名。学生入学采用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开始学制为3年，学生全部免费住馆学习，馆方还发给伙食费每日一钱，学习课程，以外语、算学为主，兼习经史词章。1870年以后，增加了天文、地理、勘探冶炼、机器制造、航海理法、化工化学等课程，由一般地培养外语人才变为培养多方面科技人才的综合学校。

吴蕴初考入广方言馆时，馆方除让学生免费住馆就读外，每日还发给伙食费2元，文墨费1元。这大大地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

当时，广方言馆已创办了40余年，在探索新式教育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时广方言馆的教育方针、办学宗旨、教学制度、课程设置（尤其是传统国学与西学内容的比例）均比初创时更趋合理，西学内容大大增多了。对吴蕴初来说，广方言馆的一切都是那样新鲜，一切都比过去的私塾学堂有趣多了。上课前再也不用向孔圣人像磕头，也没有先生打板子了，那些蓄辫子穿长衫讲授经史子集的老先生，也比过去私塾学堂里的先生和蔼多了。而那些蓝眼睛白皮肤穿西装的“洋教习”，一点也没有先生的严厉，和同学们亲切得就像是大家的朋友、伙伴。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激发了吴蕴初用功学习的愿望和兴趣。因为在这里，学习不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是自己的热爱和向往，更何况吴蕴初还有极其明确的学好英文做通译的目标在前方召唤着呢。

目标明确的吴蕴初入馆后，便天天睁大两眼盼着穿西装的“洋教习”走上讲台。但开学的前几天，还没上到英文课，还与过去的私塾学堂一样，天天学四书五经、《千家诗》、《史记》等国学，这使吴蕴初烦躁不安，学堂上总是集中不了精力，被先生